

“梅洁文学创作40周年研讨会”湖北十堰举行

# 爱和悲悯让她记录下共和国铿锵前行的步伐

本报记者 何晶

“她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‘劳动模范’。”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如此形容作家梅洁，究其原因，在于她笔下呈现了不竭激情、民瘼忧思以及对人民创造历史进程的生动描述，也展示了一位作家走遍山野、踏勘寻访的实践历程，和她博闻强记的功底融合成有血有肉丰赡博大的作品。如果将梅洁文学创作的40年当做一段跋涉之路，那么在这条路上，她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获得的巨大荣誉有目共睹。10月31日，“梅香苍茫山水 共话天地人间——梅洁文学创作40周年研讨会”在她的故乡湖北十堰举行。

正如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刘建东所言，梅洁的一生伴随着共和国铿锵前行的坚定脚步，她的创作陪伴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复兴历程，在她的作品里，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印记。1980年，梅洁走上创作道路，她怀念自己早已远离的故乡，因而她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汉水烙印。1992年，她创作的10万字的《山苍苍，水茫茫》发表，为中国第一部反映中国水利工程中移民处境和牺牲奉献的文学作品，也由此开始了她长达30年围绕汉水移民命运以及南水北调进程的写作。2007年她发表了4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《大江北去》，2012年创作了90万字的报告文学《汉水大移民》，至此，梅洁完成了被评论界誉为“南水北调三部曲”的有关南水北调工程中移民的长篇纪实文学。

梅洁视“三部曲”为她创作的里程碑，也是她“献给为共和国勇敢担当、且付出巨大牺

牲的故乡和人民的一份作为女儿的礼物，没有这份礼物，我会永远愧对这片土地；没有这份礼物，我全部的创作，都会失重”。梅洁和她的创作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，把燕赵、荆楚大地的经历和国家的巨大变化联系在一起，把南水北调工程和南北方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联系在一起，她的作品充满了爱与感怀、痛和慈悲。

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看来，梅洁的创作是像巴金先生似的“有感情要倾诉”，她对汉江家乡的记忆与对家乡人民的情感，让她记录下家乡的痛感，而博大的爱让她将目光投注到更广袤的中国大地。她独自在中国西部三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行走了50天，感受到西部的贫困尤其是西部女性教育的贫困，创作了报告文学《创世纪情愫》《西部的倾诉》。“梅洁的创作一以贯之的，是她精神气质和思想境界中的人民性、底层性，她拥有报告文学作家应具备的为时代代言、为人民代言的责任和担当，更有一颗博大的爱心。她的文字是有情人写的有情之文，所有作品里都能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作者，都有着浓得化不开的对于故土和人民的情感。”

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评价梅洁：“在她的文字里，你听得见湍急而豁亮的流水，也听得见没有遮拦的风声，还有一个知识女性对坎坷命运的凛然迎接与感恩。”梅洁的少年、青年时期坎坷，诗人王家新认为，这恰恰是她和命运拼搏的动力。“寒冷也是一种燃烧，早年的寒冷在我们体内燃烧，让我们不断向前走。

童年时代的这片土地给予她的善良、坚忍经过修炼和提升，化作她的爱和悲悯。梅洁曾经是一名诗人，她现在依然是一位诗人，她将诗带入了她的报告文学和散文之中，因而她的作品具有了一种直击心灵的诗的力量。”

诗人刘向东这样形容梅洁的诗人气质，“天生激情饱满又带着几分忧郁的灵魂”。“梅洁的精神原乡是一个诗人的情怀。在真正的生存经验和心灵苦难已经难以引起更多作家注意时，梅洁用了40年坚守她的理想，从来没有让她的写作从生活和精神的领域退场，从来没有丧失见证历史和面向心灵的自觉。她的写作是配得上这个时代的有格局的写作，真实、深情、更见性情。”

这也正是作家野莽所说，梅洁一直是一个有担当的作家。“她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背后，是什么支撑她？是她一直坚守的是自己的良心，她也以此来坚守自己的写作，同时她坚持着人民性的立场，因而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尊重。”梅洁的创作都是在回望故乡，汉水是其创作的精神原乡。她被称为“汉水的女儿”，她的甚至有些偏执的书写含着对故乡和生命的爱恋，也有伤怀和忧虑。而她长期生活的北方，同样影响了她的写作。作家聂鑫森表示，梅洁的创作将燕赵之地的端庄、整肃和荆楚之地的浪漫结合于一体，也将诗的抒情性、散文叙事的细致性和报告文学的写实性融于一体，形成了具有大格局的文体样式。

无疑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梅洁是感性

的，作家王剑冰形容她“爱哭也爱笑”。“梅洁创作40年，她的心理年龄也是40岁。她是一个小女孩时，仰望着故乡的山想着山那边是什么，后来她终于走出去，像一条溪流流向北，变成了一条大江。这条溪流包括她的生活的经历，包括她的文学系列，慢慢流淌，最后波涛汹涌。而笑和哭，让梅洁这个人立在了我们面前。她的文学在生活的苦痛中慢慢起步了，正是因为她生活中的不顺、苦痛让她内心的悲悯情怀更加得深刻。她能够体会人民的内心，所以文字才能直抵人心。”

评论家高伟认为，梅洁的40年创作将个人的悲欢叠加在时代的、社会的悲欢之上，这对于作家而言是有一定启示性的。“一个作家最后能否形成一个格局，取决于他对时代的爱和责任，他对土地的担当。”在评论家宗永平看来，这得益于梅洁的对时代的敏感，“她能够抓住时代变化、生活变化的核心转变，南水北调改变的不简简单单是个人的生活，其实更是之前的时代生活告别了我们，我们怎么应对新的时代，这需要作家的敏感。”

研讨会由河北省作协主办，湖北省十堰市广播电视台承办，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江清和，湖北省十堰市市委书记、政法委书记王济民出席活动并致辞。彭见明、龚善举、李建周、何子英、于力、戴发旺、崔立秋、王志新、陈泽、王成伟等作家、评论家也参与研讨。

## 童末：有意义的写作是在与生命之敌的不断辨认中完成的

本报记者 袁欢

作家童末的最新小说集《新大陆》收录了12篇小说，时间跨度从2006年至2018年，在这本作品中，读者可以清晰看到一种转向：她的视野扩大至更为全球化的议题和更广阔的生命经验上。《穿过尘雾的中途》比较特别地被她编排在中间的位置，在与作家黎宏的对话中，她说：“《穿过尘雾的中途》算是比较贴近我当时真实生活的一个作品，其中的写作危机也是真实的。它像一个我必须走出的甬道，写完它，也才会发生后来的‘转向’。”小说集的前五篇便构成了一个整体，传达了她的近些年新的思考。“《洞穴》《干将莫邪之女》《拉乌霍流》，是我很想写出的一种生命经验。我就从这种生命经验出发来构思小说，同时也想让文本本身保持住这种闪现和涌动。到《新大陆》和《全蚀》，这种生命经验与异质性的世界之间的错位以及对抗，就成为了更清晰的主题意识。”

她讲述自己曾有几年中断小说的创作，去读人类学研究生，后来又在外企从事市场研究和商业咨询的工作，童末借用人类学家大卫·格雷伯所说的话来形容二者间的关系：“人类学家和全球营销主管的视野变得几乎一模一样。”她表示自己经历过这两个有着类似特征的世界后，对于全球化系统和个人生命的压抑有了更深的体验，而这种真实体验后来在写作中得以被反映。

最近半年，童末当了母亲，只能见缝插针地读书，她说刚读了唐·德里罗、安妮·卡森的一些作品以及在读《文化失忆》这本书，接下来打算把搁置了几个月的长篇的结尾尽快完成，在她看来，有意义的写作正是在与生命之敌的不断辨认中完成的。

**记者：**小说集中《干将莫邪之女》《全蚀》两篇里涉及到你对于神话形象的再运用，是否可以谈一谈你对于古典的再书写这一话题的想法呢？

**童末：**写作作为对古典、传统、文化记忆与历史的再书写(rewrite)，往往是诗人和小说家的基本功。这一点，T.S.艾略特在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中也讲得很充分。中国的神话、民间传说不像古希腊、罗马神话那么系统化，我们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也有显著的断裂。我很感兴趣如何在作品中重拾这种对话，不仅是汉民族神话，非汉民族的神话和传说来自另一种口头文明，而且立足于书写系统的汉文明之间有一种张力——它们在今天可以如何被理解？目前，手头的长篇也与之有关。

**记者：**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？小说集的前三篇都涉及战争或者与它相关的意象，比如军人、剑。

**童末：**《干将莫邪之女》本身是来自《搜神记》的剑师的故事；你说的战争背景的小说只有《洞穴》一篇。作家不会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局限，也不会拒绝有意义的“重复”，比如某种主题在某个作家那里一再出现——“战争”是很传统的一种——肯定是因为它本身的丰富性可以承载作者的表达，所以亨利·詹姆斯一再写家庭和婚恋，波拉尼奥一再借用侦探类小说的外壳。但如果反过来，说亨利·詹姆斯是写家庭婚恋类的作家，或者波拉尼奥是写侦探类故事的作家，是没有意义的。

**记者：**《穿越尘雾的中途》被编排在小说集的中间位置，关于一个写作者的焦虑，这种焦虑在我阅读《中等火焰》时也有所感受，主



童末

角对于“作家”的身份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不适感(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)。同时，这篇文本是互文性的文本，作家“我”和小说中的由纪子似乎都面对着被干扰后的选择，但最终就像小说篇名，她们“穿透尘雾”了。

**童末：**谢谢分享你的理解。但我在拟这个题目时，着重在了“中途”，而非是否穿越。由纪子以为获得的顿悟，最后其实仍是虚假的，她必须重新开始。我让小说结束在了重新开始的时刻，也可以说是由纪子失败的时刻，但对写下由纪子故事的“我”来说，“我”此刻又重新投入了写作，已无所谓成功或失败。

**记者：**而小竹与“她”之间的辩驳，争吵，也暗含了一个关于什么是“好小说”以及写作的意义的讨论。

**童末：**这两个问题太大了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漂亮的回答，那或许也是真实的，但很可能不是我的。写作者不是靠谈来厘清这些的。她/他要用一种内在的行动来实践和验证，这个不断进行中的行动就是写作本身。我只能说，我希望这个行动贯穿我的人生。

**记者：**如果延伸至现实层面，它是否跟你自身的创作状态有关？是否你也对于曾确信过的“自我”产生过怀疑？

**童末：**印成书后我自己没有再看这篇小说，我已经忘记了小说中那场争辩的细节。如果它能让你身上的类似经历显明一些，也就挺好的。小说中的“我”面对的危机，不再是我现在面对的，对我来说这就够了。

**记者：**从早期作品到最近的《新大陆》《全蚀》，你的视野似乎转为更为现代化的议题和更广阔的生命经验，这有可能是写作“成熟”的某种标志吗？是否有些原因促成了这样的转向呢？

**童末：**这个问题在我之前的一个对谈中也回应过。总是要就“你的写作成熟的标志”做出回应还蛮疲惫的，我不再展开了。不过还是感谢你的提问，注意到了我的这批作品的变化。

不过，这个问题也逼迫我们反思何为“写作成熟的标志”。有的作家在中晚期反而会再次进入一种“不成熟”，破坏自己之前写作中建立起的的东西。所以“成熟期”这个概念，用来理解作家和文学，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判断。

**记者：**你有人类学的学科背景，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，不知道是否有遇到一些印象深刻的人或事，而他们成为了你小说的灵感，触发了创作？

**童末：**人类学在国内从边缘学科变成热门新知已经好几年了，但好像大部分时候也只是给媒体贡献了点儿谈资，很少触及到这门学科的内核，比如其政治潜能，比如它的方法论发明之初内在的权利不对等，和对它的反思。  
(下转第6版)